

新 疆 變 色 前 後

李郁塘

是誰斷送了新疆？

前歲臘盡春來，自大陸匪區相繼傳出兩則有關新疆貳臣的消息。曾經中央社證實確有其事，並非烏有子虛。其一是張治中病死北平；其二是陶峙岳不知所終，陶所任新疆建設兵團偽職，已由其副手張匪希欽接替。此兩則消息前後傳抵臺北，不禁使筆者頓然憶起二十年前，新疆拱手讓匪的那一幕悲劇。而那幕悲劇的編導人，正就是張陶二逆。筆者不幸，適逢其會，竟作了現場的觀眾。茲就該劇演出前後，所見所聞，報導一二，以饗中外雜誌讀者諸君。

民國三十四年秋，在日軍無條件投降，中日大戰結束後不久。張治中以小馬歇爾的身份，飛臨迪化，要用談判方式來解決伊犁事件。我政府之所以選中張治中，擔任此一角色，是想借用他和共匪週旋過的經驗，再和伊共作週旋，原不希望什麼奇蹟出現。無如當張治中和伊方幾度接觸後，始悉伊方代表，根本就代表不了伊方。所謂

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」，連一丁點主權也莫有，徹頭徹尾是一具傀儡，一言一行，都看得俄國人的眼色，和史且林的嘴臉行事。當張治中摸清了伊方的底子後，深深覺得，今後如繼續與傀儡人物談判，不僅於事無補；於己也大大的貶抑了身價。不得不改絃易軌，去找其幕後的主子，直接談判來得有效：第一主子講過的話，說一句得算一句。第二即是談判不成，借機多交上幾個俄國朋友，也算不虛此行。如能進而獲得史且林的青睞，那麼他的身價不僅「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」尤且因曾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，也就可以睥睨中共羣酋了！

張治中爲了一償「龍門」之願，就不得不降尊紆貴，去找蘇俄駐迪化總領事——波米諾夫，折節下交！旋經外交部派駐新疆特派員——劉澤榮氏的接洽與安排，終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，假蘇俄迪化總領館，把晤相會。在劉特派員介紹寒暄過後，張治中首先發言，他說：

「本人奉命蒞新，前來迪化，原想用和平方式來處理伊犁事件。無奈歷時三月，談判多次，總歸是前次談妥的議案，後一次就不算數了！此中癥結所在，經本人多方查證，倒不是伊方代表有意食言，完全是貴國朝野，大力支持，幕後授意所使然！」張治中的此一開場白，真是開門見山，一語破的。當譯員劉澤榮氏，將此段譯出，靜候波某的答覆時，發現波某，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一時答不上話來。

張波會談，一開始就出現了此一尷尬場面，第一是張治中說話如此露骨，大大出乎波某意料之外。第二是張所指伊方幕後授意人，首要人物就是他自已，於今承認固非所願，否認也不可能。只好臉紅脖子粗的無言以對！假如張治中本此立場指斥俄國領事，有失原建議身份，與調人地位，故意阻礙和談抗議的話。再加上我國戰勝日本之聲威，不難使俄國朝野有所警惕，置身事外，則伊犁事件早就可以順利結束。然而此時的張治中，其志已不在解決伊犁事件；乃是一心想獲

得史且林的青睞。於今先給波米諾夫一個下馬威，以便加深波某對他「草包印象」，好向史魔加以推薦。因而當波某恫態畢現，無地自容之際。乃蒐盡俄國人願聽的話，用於此一時期，為波某解困。他接下去又說：

「貴國是共產國際的祖國，向以赤化全世界為鵠的。貴國列寧先生為此，也曾有明確的指示，『赤化世界的捷徑，是先由中國的北京，再經印度的加城，然後進到歐洲』。但沒有說過應由伊犁經迪化，再到中國內地的話。因此本人願替貴國史且林元帥借箸代籌，貴國如欲實現列寧先生的遺言，應該支援延安的毛澤東集團；不該支持伊犁的少數民族份子。因為毛澤東集團的成功是全國性的；而伊犁少數民族成功是地方性的。如今貴國朝野，為何捨大而求小呢？」

俄帝幫忙當西北王

經劉特派員將張的話譯出後，波某先是頻頻點頭，表示讚許。繼之乃莞爾一笑，接着就說：「閣下的高見，本人願轉呈史且林元帥，多加採納。至於結果如何，當盡速奉告」。

張治中察顏觀色，聽到波米諾夫的回話，認為他們二人作朋友的事，已有好的開始；至於能否獲得史魔的青睞。那就要看擺在眼前的和平條款，能否很快簽字，來證實了！於是接下去又說：

「其實伊犁事件，原是一件事，希望貴國朝野，要站在調人的立場，多加協調，早簽和約。不僅結束新疆人的一場亂事，尤可增加貴國愛

好和平的聲譽。此外在亂事結束後，新疆省政府勢需改組，屆時本人可能留在新疆服務。我們見面的機會，那就更多了！」

不知是張治中的借箸代箸生了效，抑是波米諾夫够朋友，總之，在張波會談後的第四天，也就是民國三十五年元月二日，伊犁談判簽了字。張治中因獲得此一「成果」，不僅出任了改組後的省府主席；尤其更上層樓，當上了西北軍政長官。張出任此兩職的時間，就是同年七月一日。第二天他又偕同劉特派員，前往迪化南區蘇俄駐迪化總領事館，再度拜會波米諾夫。見面後，波米諾夫首先就以道賀的口吻說：

「恭賀閣下，出任軍政長官和兼任省主席，我們今後有的是見面機會，可以作長期的朋友了！」

張治中聞言接着回說：

「我之如願以償，還得感謝史且林元帥，和閣下從中幫忙所致。今天親來致謝，並希將我的謝意轉達史且林元帥！」

張治中第二次赴蘇領館，完全是禮貌上的拜會，週旋過後即時告辭。惟在歸途中，特別向同車的劉澤榮氏，提出鄭重警告：

「關於本人和波米諾夫接談經過，一言一字也不得向外洩露。否則我要殺你的頭」。

這時的張治中已成爲「西北王」，正是一手可以撫天的時候，小小的一個外交特派員，那敢故違，有所洩露。因將此一秘辛，保密了整整三年。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底大局全非的一日，劉特派員因公到新疆省政府民政廳第二科與第四

科公洽。筆者時任四科科長，在公事完畢後，我們三人集合一起，不約而同的，將話題轉到時局上面。二科劉科長與筆者，咸認西北大局在馬步芳將軍領導下，可能維持一段較長時期的小康局面。但劉特派員則持反對意見，他認爲大局不可樂觀，沒有地域之分的。乃以張治中投匪作爲有力證據，隨即指出蘇俄如何的大力支援共匪；而美國反而在這時候發表白皮書，聲言停止軍經援助我政府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投機如張治中者焉得不投匪。最後始將保密三年的三項秘辛，洩露出來。

在新疆出現聯合省政府不久。適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，以美總統特使身份蒞華，也想組成聯合中央政府，以便解決中共叛亂問題。因爲張治中有與伊共談判成功之經驗，有組成省聯合政府的「成果」。首被馬歇爾看中，力邀擔任國共美三人小組中的國府方面大員。因而不時留京工作。馬歇爾的此一作法，在杜魯門的想法，認爲那是解決中國內亂的不二法門；但在史且林看來，那正好是侵略中國領土的大好機會。於是又決定在新疆迪化附近，再發動第二次「伊犁事件」，進而侵佔整個新疆。而這一次事件的發動，不僅計劃週詳，步驟分明；尤其裏應外合的天衣無縫。其起事的第一步是，先在省城製造反國軍反漢人的民意運動，由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開始，一連六日，唆使維，哈，蒙，柯，烏，塔，等族人，在省城大街上，遊行示威，高喊：「國軍離新」，「漢人出境」的口號，撓擾了好幾天。終於二十五日，在省政府大門前，演出無辜漢族

學生，橫屍街頭的悲劇。第二步驟是，利用是年四至五月間，蘇俄轉運存在星星峽烏砂車隊之便，密運大批武器，順道散發給，吐（魯番），鄯（善），托（克遜）一帶，已收買好的地痞流氓，就地組織暴民武力。第三步驟是，是年六月一日，令外蒙軍騎兵五千餘人，及飛機十餘架，同時侵入新疆東北境，作為外應。這就是震撼一時的北塔山事件。

史且林突施此一毒招，意在調虎離山，分散國軍力量。以便支援最後步驟的成功。其最後的步驟，就是同月六日，在吐、鄯、托三縣，促使收買好的暴民，同時圍攻各地軍警機關。史魔的此一鬼計，心狠手辣，原想一舉鯨吞整個新疆。幸而當時坐鎮新疆的警備總司令宋希濂臨事不亂，迭施鐵腕，應變有方，終將一連串的變亂，化解救平。史魔覺得，此事栽倒於宋希濂手中，無異在陰溝裏翻了船，真是奇恥大辱，於是決定把宋除去，以洩心頭之恨。奈因當時我國抗戰勝利初期。他也知道，即使動用正牌紅軍入新，也沒有勝算把握。於是乃以消極對抗，遂下令將參加聯合省府的伊方要員，如副主席阿哈買提江，副秘書長阿巴索夫，教育廳長賽福鼎（現任維吾爾自治區僑主席），以及民政廳副廳長賴布木江等人，盡行撤走。同時電令蘇俄駐華大使羅申，轉達時在南京的張治中，電文內容極盡威脅之能事，他說此一後果完全是受了宋希濂武力是尙的壓迫所致。

反共將領全部撤換

張治中接到史魔的電後，乃星夜飛返新疆，第二天就以電話，召集迪化市區內，文武機關，薦任與上校以上的首長官員們在長官部西大樓，召開擴大會議。筆者時任民政廳科長，具有聽訓資格，也參與此會。所謂擴大會議，根本就會而未議。其間除了張治中進入會場時，由宋總司令先發「立正」，後喊「稍息」而外，其餘都是由張治中一人在臭罵，他說：

「本人經多年心血達成的和平局面，一瞬間就毀在你們這些人的手裏，今後新疆再出現亂局，我如何向中央去交待呢？」接着他用手指宋希濂的鼻子說：

「你只知『軍事勝利』，不懂『國家利益』，要知道『國家利益』是大於『軍事勝利』的。於今你逼走了『伊方人員』，今後叫我怎麼辦？只要他們在省府內，我就有辦法駕馭他們，現在他們走了，不僅有話沒法講，如再挑起亂事，這個責任是由你來負起呢？還是由我來承擔呢？」宋希濂軍人素以服從為軍人天職，雖然被人指着鼻子挨臭罵！並未回辯一辭！在場的其他文武官員，都成了「國家的罪人」！誰還敢再置喙呢？一個龐大的高級幹部會議，就在張治中一人臭罵下，悄然結束。

張治中為了符合史魔的要求，接着就將駐新反俄抗共，有為有守的將領，一一撤換。第一個被開刀的當然是，史且林眼中釘的宋希濂；第二個被波及的是，老毛子（新疆人對俄國人的統稱）視為肉中刺的楊德亮將軍。楊將軍當時坐鎮南疆喀什區，根本未參與救平吐、鄯、托暴亂事宜

。但因楊氏信奉回教，深得新疆民心，凡他軍行所到，老毛子的陰謀鬼計都無法下手，史且林一不做二不休，也就乘此機會，要張去楊。最後就輪到救平此次亂事的，直接指揮人田子梅將軍。在史且林眼中，他是罪魁禍首，因而田氏遭遇更慘，不僅他本人被調離新，竟連他的所部二三一旅，番號也被撤銷，人馬被編散。繼任人選當然都是和張治中一鼻孔出氣的陶峙岳和趙錫光等人。張治中當時的舉措，和南宋秦檜追殺岳飛，以吻合金人的要求，如出一轍。新疆因此，就播下三十八年拱手讓匪的基因！

我曾參與陶田會談

當民國三十七年，徐蚌一帶正醞釀大會戰的時候，陶峙岳以西北軍政副長官，繼宋希濂將軍，出任新疆警備總司令。救平新疆變亂的二三一旅旅長田子梅將軍，因頂頭上司換了新人，端程由防地來晉見。田將軍因久戍邊地，未曾見過陶峙岳，抵迪化後乃邀筆者作介紹人，前往東花園總司令部一同謁陶。適陶外出。乃趨專車拜會七十八師師長葉成將軍。當我們和葉會見寒暄，尚未落座。陶亦趕到當由葉將軍介紹田子梅與陶見面，我和陶、田、葉四人分坐於一個小圓桌四面，我和陶、田、葉四人分坐於一個小圓桌四面的沙發上。一落座，就將話題轉到當時最為國人所關心的徐蚌會戰。田子梅將軍，心直口快，他首先提出會戰之事，向陶峙岳發問：

「請總司令論斷一下這次會戰的前途如何？」

「你看如何？」陶在未答之前，先來了一個

反問。

「我看前途樂觀？」

「你憑什麼樂觀呢？」

「我們過去剿匪，始終抓不住匪方的主力，以致每多徒勞無功，然而這一次在徐蚌一帶，總算把陳毅與劉伯誠兩大匪力吸住。大戰開始就可將他們一鼓而殲滅之！」

「你憑什麼力量，能一鼓而殲滅陳劉兩匪呢？」

「據最近報載，我們現有黃百韜、邱清泉、黃維、孫元良以及李彌等五大兵團進入該地區，同時還有裝甲兵團，此外再加上空軍的助戰。合計起來，起碼超過百萬大軍。如此大的力量，還解決不了劉陳二匪嗎？」

「你知道陳劉二匪的實力，在目前有多大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哈哈……！」陶峙岳先來了一陣的輕藐大笑後，才又接下去說：

「兵家有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』於今你僅知己而不知彼，何能斷言一舉將匪擊潰呢？我以為匪軍過去不敢和我們正面來對抗，是因為他們已知我們勢強，他們的力弱；於今陳劉二匪竟然敢和國軍，面對面的來作戰，此一行爲，決非盲動，自有憑仗。我就依此推斷，徐蚌會戰的前途，實難樂觀，多半是凶多吉少。」這是陶峙岳對徐州會戰前夕的看法；也算是對田子梅將軍所問的答覆。

坐在主人位上的葉成將軍，耳聽眼看陶與田

的問答告一段落，也就開口向陶發問：「總司令，假使徐州不保，守蚌埠又如何呢？」

「徐州自古爲四戰之地，爲兵家所必爭！如徐州不保，蚌埠亦難保。」

「再退一步來說，如守淮不成？再來守江當無問題。」

「自古守江就得先能守淮，如守淮不成，守江亦不成。」

葉將軍對陶的此一答法，認爲有些強詞奪理，理由欠足，淮與江何能相提並論，乃又補充自己的理由說：

「長江自古天險，於今更加難渡，因爲我們上有空軍的攻擊，下有海軍的攔截，而共匪恰巧兩者皆無，僅憑步兵血肉之軀來強渡，恐怕不容易吧？」

「你要曉得，敵人會在你海空軍不能發揮威力的時候去渡呀！同時江南地方，原就是共匪的老巢，而現在的新四軍大本營，還不是仍在江南地方上嗎？何必再渡江呢？」

陶的回答，頓使葉氏語塞。而釐了一肚子悶氣的田子梅，見葉已無話可說，乃又接下去說：

「總司令的高見，可說又成了『知己知彼』的論斷。爲徐蚌會戰的前途，應將此一高見，速呈最高當局，對徐蚌會戰的軍事，重作部署，冀求會戰的勝利！」

「我陶某人，一向不爲最高當局所重視，否則還會給黃埔同學當了十年部下嗎？」

「話不投機半句多！」

陶峙岳是保定軍校的前期生，自到西北，即歸胡宗南將軍節制，他認爲受了委屈，迄至張治中出任西北軍政長官，才提升爲副長官，遂有此話。在座的葉田二將軍，都是黃埔三、四期的同學，雖然陶當時另指有人，但也覺得不是味道。當時就無話可說了！筆者爲了打破尷尬僵局，也就不顧「魯班門前搶斧頭」之嫌，插嘴談起時局。我說：

「當前的時局，愈來愈險惡，如不設法挽救，不僅東北、華北無望規復，即使東南也難確保。」

「你有何挽救的高見呢？」這是陶一貫先發制人的問話。

「窺諸我國歷史的演變，每多是由華北威迫東南，而又由西北威脅華北。以目前的情勢來論，如我們能將大西北的力量，團結起來，統一運用，就可進迫華北，挽救東南」。筆者的話甫畢，田子梅將軍接下去就說：

「李兄這個意見，我先贊成，我們就擁護副長官，領導西北軍民，朝這個方向走。」

「擁護我有什麼用，要有力量才行！」

「整個西北合起來，就軍隊來說，還有百萬大軍。」

「那有這麼多的軍隊？」陶對西北有多少軍隊，他當然瞭如指掌。但他認爲指揮不便，或不便指揮的，就不算數了。但筆者與陶的看法不同，在國家民族存亡絕續之秋，地方派系與恩怨，都可一筆勾消，因而葉田兩將軍打了一下邊鼓，接下去說：

「陝甘有五十萬吧？青海有二十萬吧？寧夏十萬吧？綏遠有十萬吧？再加上我們新疆的十萬，不也就够百萬大軍嗎？」

「你太天真了！」陶以責備小孩的口吻，來責備我。他接下又說：

「陝甘的軍隊，都是胡先生的，我能指揮嗎？青海寧夏是二馬的，歷任長官都不便過問，我這個副長官能過問嗎？綏遠一向與西北無關，董其武更靠不住。就說我們新疆的十萬人，能離開新疆嗎？如此西北，怎能壓迫華北，挽救東南呢？」

在民國三十七年秋，徐蚌會戰前夕，共匪的勢力，雖已由東北發展到華北。但國軍的戰力，仍然保持完整。尤其有最高領袖來領導，那有指揮不動的部隊，與未便過問的將領。只要位居要津的方面大員們，都能盡心盡力，和衷共濟的話，共匪的勢力雖已猖獗，但仍不足為懼！筆者當時就本此旨，提出上項意見。雖遭陶的侮謔，而心仍有未甘。於是硬着頭皮，又說下去：

「處此非常時期，各方面都可打破常情來應變的，如陶先生有心來擔擋此一扭乾轉坤的舵手，未嘗不能如願？」

陶一聽筆者此語，就面帶慍色的說：

「你還年輕的很，天下那有這麼容易的事。古人云：『江山易改；秉性難移』。以西北過去各方面積怨之深，於今一宵，就想消除，這是可能的事嗎？以當前的大局，我站在副長官的地位來論，對西北的措施，只有遵行張長官（治中）的和平原則，來維持現狀。至於華北與東南如何

演變，那是別人的事，我陶某人何必哈吧狗捉老鼠，多管閒事，如此而已！」

我們四人的談話，也可說是葉田和筆者三人，對陶的談話，因為話不投機，只好至此止步。筆者首先起立告辭，田將軍亦隨即請退。當我們二人走出葉公館的大門，田將軍就說：

「如此方面大員，硬以國家的前途，來洩他個人的私怨，我們今後對陶峙岳這個人，得應提高警惕才對！」

我接着說：

「陶峙岳因感恩圖報，他今後必定會跟着張治中走，與其對陶加以警惕，莫如對張防範來的更徹底，更有效！」

話雖這樣說了，但事實上確難做到。蓋因當時的張治中，氣餒正盛，炙手可熱，在新疆有何人敢說他半個不字。直到三十八年四月張逆在平向匪屈膝；中央接着發表馬步芳將軍，出任西北軍政長官後，筆者認為改組新疆省政府，與警備總司令部的時機來臨，當時就連絡在新高級將領加以進行，推荐現任省主席，當年的哈密區專員堯樂博士，接任省主席。擁騎五軍軍長馬呈祥將軍，接掌警備總司令。雖然忙了一陣，奔走多時，但終因人微言輕，莫生效力，而此一提議竟胎死腹中。假使當年此一提議成爲事實的話，西北大局當即可以扭轉，至少拱手讓匪的那幕悲劇，決不會就那麼輕易的出現！在此以後，當西北大局逆轉聲中，筆者仍不死心，曾作最後的努力，曾爲當時新疆實力人物，哈密專員堯樂博士，阿山專員烏斯滿，財政廳長賈尼木汗等邊疆民族領

袖們，擬訂了十年游擊計劃，前二年在天山區，展開反共行動，以便號召全疆，甚至西北各省居民，共舉義旗；後二年，以崑崙山區作根據地，來打擊匪俄在西方北面的活動。最後與西藏政府合作，共守此天險高原。奈因此一游擊計劃又爲陶峙岳所偵知，當時就大加破壞與阻止。結果又功敗垂成，反而連帶買鳥二人，被共匪以戰犯名義，先公審後處死！雖然他們爲國捐軀，求仁得仁！但筆者每憶及此，就不勝唏噓浩嘆了！

陶峙岳是黨國罪人

自陶峙岳於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後，一言一行，全以張治中的馬首是瞻。新疆有識之士，心中均感苦悶，如坐愁城。正在大家失望之際，而張治中突又保薦鮑爾汗，繼麥斯武德出任新疆主席，這更是不祥之兆。時人由苦悶變成惶恐！但苦於張陶二人，雙手撫天之勢，無人敢於偶語走問。時至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一日，張治中以李宗仁「和平談判」首席代表身份，在北平向毛酋稱臣後。中央發表馬步芳出任西北軍政長官。新疆有識之士，認爲這是改組省府撤換警備總司令的大好機會。公認以駐新騎五軍軍長馬呈祥升任總司令，以哈密專員堯樂博士接長省主席，最爲恰當。至於省府各廳處長，凡與張治中一個鼻孔出氣的人，一律去職，另派忠黨愛國之士接任，以固新局。適於此時，堯樂博士專員因公晉省。筆者因曾在哈密專員公署擔任民政處長，公私關係都還够得上，乃密將上情向堯氏說明。並建議以賀馬長官就職爲名，逕飛蘭州。

呈請馬長官，改組省府更易警備總司令以利西北大局。馬長官獲得此情後，也深以為是，當即指示長官部高級幕僚研究辦理。惟當時馬長官甫行接事，長官部高級幕僚仍係張逆時代的舊人，他們將此情況密電陶峙岳。陶知情後，乃星夜趕飛蘭州。以威脅的口吻向馬氏說：

「堯樂博士一向為俄國人所深忌，如於此時易鮑成堯，新疆大局，一夜之間，就可烽火連天。您出任長官，當以安定轄區為職志，決不是製造戰亂為能事！」他僅提出決不宜改組新疆省政府之事，對於警備總司令易人也不再續說。馬長官甫行接事，對新疆內情多所不明；尤其陶是現任副長官，他的意見不能不採納。再加預定接總司令的馬呈祥，是馬步芳的內戚。有這種種原因。一見陶對此事全力反對，遂作罷論。致使良機頓失，計成畫餅，深感痛惜！

蘭州坐失西北淪亡

自共匪分兵向西北進侵後，馬長官以新疆大局尚安，無需大量國軍駐守，乃三令五申，要調騎五軍火速東下增援，以阻匪鋒。馬軍長奉令後，當即準備東行。奈因張逆甫行降匪，為了表示他仍有遙控西北的潛力，竟假蘇俄北平與迪化兩領館的電臺，指示陶逆阻止騎五軍離新接甘，以便彭匪攻取蘭州。陶逆奉示後，先以運輸無車，後以開拔需費，想出種種理由，加以搪塞阻撓。卒致蘭州坐失，而西北大局也就全非。留新軍警首長，如騎五軍馬呈祥軍長，一七八旅羅恕人旅長，以及迪化市警察總局劉漢東局長，咸認為此

一後果，均係陶逆誤國所致！大家乃共議除此奸賊，以申正義！當時除奸人員業已分配，執行命令也已下達，靜待午夜時到，就分別去取陶逆峙岳、鮑逆爾汗、劉逆孟純、屈逆武的項上人頭，以謝國人！不憶在此千鈞一髮之際，仍有人認為殺陶不如爭取陶共參義舉來的有效。就此一時因循，殺陶的事洩於陶。老奸巨滑的陶峙岳一得此情後，先以電話通知，鮑、劉、屈三逆避難於蘇領館之內。接着又由電話邀請這些忠貞人士，去他的公館共商「千秋大計」！這些將領們一聽陶說：「共商「千秋大計」之語。以為陶逆迷途知返，也就欣然前往。誰知見到了陶逆以後，陶逆反而大施苦肉計，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的向這些忠貞人士說：「你們忠黨愛國之心，我非常欽佩；但你們仍想大幹特幹的行爲，我是不敢苟同。因為狂

瀾已倒，欲挽無術。即使你大幹起來，以新疆的環境來論，最後還是失敗無疑。與其失敗於後，何不容忍於先。你們留得青山在，何怕莫柴燒，凡是不願與共黨兩立的人，可以急早離新。我願作黨國的罪人，來擔負全責！你們如不同意我的此見，就請你們當面將我槍殺好了！」

在場諸人，一聽此語，大失所望！陶逆已決心降匪，夫復何言。此時河西走廊，全已陷匪。即使當時殺陶，亦於事無補。為了避免新疆五百萬居民，一時流連之苦！只好忍痛離開久戍之地。旋經帕米爾，歷經三萬里，始返回復興基地——臺灣。

時逾二十年，張逆治中，已病死北平。其生時的孽跡無窮，可說死有餘辜！而陶逆峙岳，雖尚未蓋棺，但他是歷史罪人，已成定論。

中外雜誌

合訂本已出第一至九卷

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平裝第一卷伍拾元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卷每卷各捌拾元

精裝第一卷柒拾元；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每卷各壹佰元

訂閱及購買合訂本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，立即寄書。